

飄遙琴劍

飄遙琴劍

离室子



东方王龙

梅景



吟月魂



嵇康







王婆婆

玉儿

禮骨夫人









主要人物表

东方玉龙——号黑蝙蝠，魏朝忠臣之后。身材矮小，相貌平常，生性冷漠，擅使竹剑，自创无名剑式及云涛掌，最出名的剑招为“天罗地网”式。

梅影——山涛侄女，东方玉龙恋人。生性高洁雅致，美丽动人。擅弹琴。玉骷髅之徒。

嵇康——竹林七贤之一。相貌伟岸，为当时美男子，擅诗书琴剑。

雪飞雁——号“没影子”。雁南飞孪生之妹。英姿飒爽，颇有男子之风。武功高强，尤以轻功为最。

雁南飞——号“潘玉郎”，雪飞雁孪生之兄。擅吹箫，武功颇杂。先与顺风仙子狼狈为奸，后改邪归正。

冷月魂——昔年天下第一剑独孤天之子。嗜剑嗜武，无喜怒哀乐之情。后与雪飞雁相爱。

玉儿——追风大侠铁风清之女。号百里香玉娇娃。擅口技，能使群蝶为之旋舞。纯真可爱，痴恋雁南飞。

玉婆婆——号“玉骷髅”。玉儿继母。使龙头拐杖。行毒大家。

千手观音——冰宫主人。风流成性，艳名天下，毒辣无比。擅使冰魄弹及行毒。先为玉骷髅之徒后叛投媚骨夫人。

喜卧冰棺之中。

媚骨夫人——千手观音之师。情人谷谷主之妻。相貌平庸。擅使移魂法，双目能摄人魂魄，使人行动不能自主。

风——情人谷谷主，白须飘冉，翩然若仙，内则诡计多端，风流成性，自创情人拳。

顺风仙子——风之女徒。娇媚毒辣，勾人无数。擅用各种花物下毒，喜食花。

星儿——东方玉龙之徒。聪明、活泼、智计百出。擅使梅花针。

阮籍——竹林七贤之一。生性放纵，行事怪异，每以青白眼看人。

刘伶——竹林七贤之一。美号酒仙，嗜酒如命，身边常有两个小童，荷锄相随，醉死埋骨。

西门冷——宫中好手。为人冷酷，处于正邪之间。内力浑厚，长相奇特，双眼一大一小。掌上有一小洞。

目 录

一、古寺梅香	1
二、空谷幽兰	17
三、灵童戏幡	35
四、佛前魔影	50
五、有凤来仪	62
六、冰棺玉人	83
七、名士风采	97
八、东林惊鸟	111
九、侠女疑云	124
十、血海深仇	142
十一、独闯冰宫	165
十二、八面出击	187
十三、月黑风高	200
十四、寒山碧影	213
十五、腐尸魂香	230
十六、双姝并蒂	249
十七、顺风仙子	272
十八、万里追魂	285
十九、玉鸟啁啾	309

二十、重陷魔手	331
二十一、别有洞天	352
二十二、碧箫阵阵	371
二十三、千手观音	395
二十四、冷月孤魂	425
二十五、血溅牡丹	444
二十六、风雨飘摇	469
二十七、红黄二蜂	487
二十八、花海沉浮	518
二十九、情迷谷底	540
三十、星云突变	563
三十一、花飞蝶绕	587
三十二、双谷争锋	605
三十三、莫愁之河	625
三十四、忘忧之草	645
三十五、香消玉殒	670
三十六、深情如斯	694
三十七、媚骨夫人	718
三十八、绝处逢生	743
三十九、一线系天	773
四十、走出阴谷	793
四十一、琴瑟声声	809
四十二、祸起萧墙	832
四十三、广陵绝响	855

一 古寺梅香

月上中天，寒星闪烁。

空山寂寂中，突然飘来了一阵悠扬的琴声。

这荒野中的琴音，好像寒风洒下的夜露，带着说不出的凄凉与孤寂，深深地融入夜色中。

一条黑影流星般自远方飘逸而来，他似乎驻足听了听，然后便如一道轻烟掠向山腰的一座道观。

山腰有座白云观，琴声正从观中传来。

一枝古梅横生出观墙，暗香浮动。蕊白的花朵在月光下若有若无，朦胧似雾，宛若少女初恋的笑容一般迷离。

黑衣人足一点，人已飘然跃上梅枝，隐入梅影之中。

庭院深深。树影扶疏。阶前廊下，一个白色的人影正对月抚琴。

月色如水，白衣胜雪。弹琴人仿佛全身浴在流水一般的音律中，飘飘冉冉，不着一丝烟火气。雾里看花，虽不能窥清其面影，但白衣人飘飘欲仙的风采已足令人倾倒。

天地渺渺，万籁寂静，只有清绝的琴声扶摇而上。

兀地，白衣女手一扬，琴音突变，一改刚才的抑郁而变为慷慨激昂。

“《广陵散》！”黑衣人眉一扬，喃喃道。

琴音突止。白衣女缓缓转过头来，一双如梦双眸凝住了黑衣人的隐身之处，俏丽绝俗的面容，仿佛是新月清辉，又仿佛是花树堆雪。清雅淡远，令人不能逼视。

“琴音共赏，君子何必藏身树上？”白衣女悠然说着，顺手抚了一下琴弦，“铮”地一声，一只乌鸦似被琴音吓了一跳，身形一矮，穿过空寂的夜空，隐入黑魑魑的树林中。

“姑娘弹得好琴。”白衣女身边突然响起一个清扬的声音。

白衣女一怔。原来趁她看鸦时，黑衣人已飘落在她身边。

“施主莫非也识得音律？”白衣女眼波流转，如月华清辉，静静地凝注着黑衣人。

“丝管琴弦，远如尘梦。”黑衣人语气淡然，似已饱经沧桑。

白衣女颌首道：“是梦是幻，又有几人能辨。”

黑衣人神情索然，冷声道：“姑娘既是解人，那就请跟我走吧。”

“走？”白衣女手下的琴弦“铮”地断了。

“此地既是他地，走又何妨？”黑衣人微笑道。不等白衣人表态，已顺手拂了她的穴道，将她负在肩上，身子如大鹏一般掠过山墙，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黄昏。夕阳渐渐西下。

一辆无篷马车得得地自远方驶来。

这是一辆无人驾驶的马车。车座上看不见人影。车子像

一个醉汉一般，被驾辕的马拉得东歪西斜。

车渐渐近了。车厢里突然传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好酒！好太阳！”

一只惨白的手抚住了车沿。一个蓬头垢面的脑袋伸了出来。接着另一只手也出现了，手里却抓着一个亮锃锃的酒葫芦。这怪人穿着一件青色的文士长衫，却是一个落魄书生。书生懒懒地伸了一下腰。车子嘎地停住了。拉车的瘦马伸长脖子咬住了路边的玉米苗。

书生仰脖喝了一口酒：“好马儿，走吧。”

马儿没有动，瞪着一双无神的眼静静地咀嚼着嘴边的禾叶。

“你不走？好，今晚咱们就在这儿睡觉吧。”书生把酒葫芦抛在一边，嘴里嘟囔着：“人生本无路，何必苦寻路。”仰面倒了下来。不一会就发出了响亮的鼾声。

“喂，让让！”一个推着小车的车夫被横在路中央的马车挡住了路。

鼾声更响了。书生翻了一个身，睡得更沉。

“喂，聋了吗！”车夫放下车，走到马车前“篷篷”地敲着车沿：“喂，醒醒！醒醒！”

“大梦谁先醒，平生我自知。”书生鼾声突止。一张污秽的面孔突地伸到车夫的面前：“何事？”一双白疹疹的眼睛几乎斗到了车夫面上。

“哦，相公，请让让路。”车夫退了一步，陪笑道。

“世上本无路，俗人偏寻路。”书生缩回头去。“赶吧，随你赶到哪儿。”